

去年秋季,我去兴庆宫公园划了一次船。

去的那天,天阴,没有太阳,但也没有下雨,游人少极了。

我却觉得这时节最好了,少了那人的吵闹,也少了那风声雨声;

天灰灰的,略见些明朗,好像一位端庄的少妇,退了少女的欢悦,也没上了年纪的人的烦躁,恰是到了显着本色的好处。

同游的是我的妻,她最是懂得我的;新近学着作画,是东山魁夷的崇拜者。

我们租得一只小船,她坐船首、我坐船尾,这船就是我们的,盛满了脉脉的情味。

桨在岸上一点,船便无声地去了,我们蓦地一惊,平日脚踏实地的一颗心,顿时提了起来,一时觉得像飞出了地球的吸收层,失去了重量,也失去了控制,一任飘飘然去了。

船箭一般地飞去了四五米,突然一个后退,一瞬间地停止了,像一个迷丽丽的梦,突然醒了,觉得凭一只木船,自己在在了水上。

心倒妥妥地落下来,默默看着对方,都脸色苍白,脖颈上的筋努力地用劲,便无声地笑了。妻说:古人讲羽化而登仙,其实大致如此,并不会轻松的。

这话倒也极是。

倏忽间,船就打旋起来,像一片落下的树叶,便见光滑的水面有了波纹,像放射了电波,一个孤圈连着一个孤圈,密密的,细细的,传到湖心。

以前只认为水是无生命的,现在却是有了神经;神经

碰在了岸上,又折回来,波纹就不再是光洁的弧线,成了跳跃的曲线,像书写的外文,同时有一股酥酥的滋味袭上心头了。

桨继续划动着,起落没有声息,无数的漩涡儿悠悠地向四边溜去,柔得可爱,腻得可爱,妻用手去捉拿,但一次也没有成功。

我们调正了方向,向湖心划去,妻终是力小,船老向一边弯,未了就兜着圈儿。

她坐到船尾采,我们紧挨着,一起落桨,一起用力,船首翘起来,船尾似乎就要沉了。

但水终没有涌进后舱。

我们身子深深往下落,正好可以平视那湖面。

水和天并没有相接,隔着的是一痕长堤,堤边密密地长了灌木,叫不上名儿,什么藤蔓缠得黏黏糊糊。

堤上是枫树和垂柳,枫叶成三角模样,把天变成像撒开的小纸片儿,垂柳却一直垂到树下,像是齐齐站了美人,转身过去,披了秀发,使你万般思绪儿,去猜想她的眉眼。

湖面上,远处的水纹迅速地过来了,过来了,看了好久,那水纹依然离我们很远,像美人的眨着的脉脉的眼,又像是嘴边的绽着的羞涩的笑。

我们终于明白那柳之所以背过去,原来将眉眼留在了水里。

船到湖心,我们便不再划,将桨双双收在舱里,任船儿自在。

妻便作起画来。

我仰躺在船里,头枕在船帮上,兀自看着天。

天也是少妇的脸,我突然觉得天和这水。

端庄者对端庄者,默默地相视,它们是友好的,又是相离着,因此它们不像月亮绕太阳太紧,出现月圆月缺,它们永远的天是天,水是水,千年万年。

我还要再想下去,突然一时万念俱友,空白得如这天,如这水一般的了。

划了两个钟头,湖面上依然没有第二只船,一切都是水,灰灰的白白的。

我一时想作些诗,来形容这水的境界,却无论如何想不出来。

我去过革命公园的湖,那水里有了绒绒的绿藻,绿得有些艳了;也去过蓬湖公园的湖,那里生了锈红的浮萍,红得有些俗了,全没有兴庆宫公园的湖来得单纯、来得朴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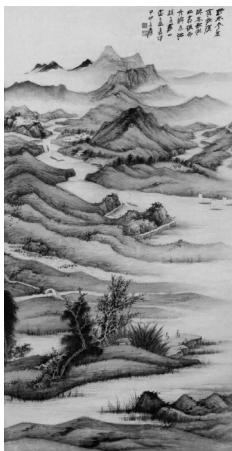
我只好说,兴庆宫公园湖里的水,单纯得像水一样,朴素得像水一样。

诗没有作成,我起身去看妻的画,她却画了一痕土岸,岸上一株垂柳,一动不动的一株垂柳,柳条自上而下,像一条条拉直的线,柳的下方,是一只船,孤零零的一只船。

除此都空白了,我没必要再作诗了,她真是东山魁夷的弟子,是最深知这兴庆宫公园的湖水了。

静

□贾平凹



大家V微语

“好汉石”与“大红袍”

□黄小平

●曾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:外国人来到中国的戈壁滩,很快喜欢上了风味独特的蒙古烤肉,于是他们抄走了食谱,回国后急不可耐地炮制。遗憾的是,他们用来烘烤炖肉的石头,不是被烧裂,就是被烤碎。同样的烘烤方法,为什么就烧不出蒙古烤肉呢?原来,是因为他们那里没有那种石头,那种戈壁滩上独有的、生长在恶劣的气候里的、冻不碎也烧不裂的好汉石。

●无独有偶,在福建武夷山下,有一种“大红袍”,它生命的力量同样令我们震撼和感动。在武夷山下的一块峭壁上,那里是贫瘠的黄土和裸露的岩石。在岩石和黄土间,孤独地生长着一棵茶树,它就是“大红袍”。“大红袍”是乌龙茶中最名贵的茶叶,一斤可以卖到几十万元。

●生长在贫瘠的土地,身处险恶的环境,“大红袍”却拥有自己独特的芳香和最上乘的品质。是什么成就了“大红袍”?我想,正是“大红袍”不屈服于险恶环境不屈从于命运安排的傲骨、斗志和精神,让它变得如此高贵和富有。

●“好汉石”与“大红袍”,它们百折不挠、身处逆境也永不放弃自己理想和信念的精神,让人们把“好汉石”和“大红袍”的美名和荣耀披戴在它们身上。

我和华山有个约定

□宋鸿雁

每到节假日或寒暑假,打算带孩子出去转转,征求孩子意见想去哪里?孩子总是回答去华山。

孩子小的时候,有次我和孩子一起翻看以前的老照片。孩子指着一张我头戴红帽子、身裹绿色军大衣、站立山顶的照片,好奇地问:“妈妈,这是哪里呀?”我看了看照片,清晨的山顶,我正依靠在一棵铜枝铁干的松树上,脖子系着红色平安丝带,满脸疲惫,嘴唇冻的发青。“这是华山!五岳中最险的山!妈妈爬过华山后,觉得其他的山都不叫山,只能称做岭。”至今我仍心有余悸。

孩子一脸神往:“妈妈,咱们去爬华山吧!”“那你知道妈妈是怎样爬华山的?”曾经夜爬华山的艰辛场景扑面而来。“那是妈妈大学二年级的一节,和一帮同学来爬的。我们晚上头戴顶灯,手抓铁链爬华山。山路很陡,前一个人的脚就在后一个人的头顶上,‘之’字拐的灯光在崇山峻岭间蜿蜒,仿佛银河落在了人间!整整爬了一晚上,赶天亮时爬到北峰顶观看日出。山顶风很大,很冷,租了军大衣穿着依然冻的瑟瑟发抖。日出真的很壮观很美!让人觉得不虚此行!天亮了,下山时,才看清晚上摸

黑走的山道竟是奇险无比!两侧均是绝壁!”想起曾经夜爬华山的不易,我不由的用手捏起了双腿,好似双腿还处在酸疼之中。

孩子听得更加来了兴致,越发想去华山了,摇着我的胳膊撒娇:“妈妈,带我去爬华山吧!我好想去!”我断然拒绝:“华山太险了!一个人一辈子爬一次足够了!妈妈曾经发誓再不爬华山!这是妈妈和华山的约定!”

可是今年,经不住孩子三番五次请求,我终于违背自己的约定,下决心带孩子冒酷暑登华山。

现在爬华山可不是“自古华山一条道”了,我们选择坐西峰索道缆车,凌空飞渡千山万壑。说是千山万壑,其实华山是由一块完整硕大的花岗岩体构成的。《山海经》记载:“太华之山,削成而四方,其高五千仞,其广十里。”真的很难想象,这么连绵起伏、巨大的山体,其实是一个群峰竞秀的整体。华山,就是这么神奇!

过金天宫,穿避诏崖,登南天门,我和孩子抓紧时间往东峰赶,经紫气台、二仙坎,攀登一道石梁前往东峰山门。此时飘来小雨点,我们顾不得脚下湿滑加快了脚步。经鹞子翻身,孩子想要征服

天险的念头依然强烈,一心想翻鹞子翻身,后因人多需排队等候而暂时放弃。往西可去住中峰,往南可顺原路返回,因暴雨如注,只得放弃攀中峰。顺原路经鹞子翻身,孩子仍念念不忘:“妈妈,这会儿大暴雨,肯定没人排队,咱们去翻鹞子翻身!”听了孩子“初生牛犊不畏虎”的话,我不由哈哈大笑:“小傻瓜!这么大的暴雨,有谁会翻鹞子翻身呢?不要命啦?”在鹞子翻身入口处,孩子还是万般眷恋地探身查看,当看到还未来得及撤离的人员身系保险绳悬挂在峭壁上,就像风雨中掉着蛛丝的蜘蛛,被风雨袭击的无处藏身、进退两难,方才知道了害怕。

直到坐上下行缆车,我俩才将悬着的一颗心放下。轿厢外,雨幕如瀑,雨雾笼罩了整个华山。华山尊严峻极、巍峨峥嵘的一面,被雨雾遮掩了,有了朦胧秀丽的美。

我虽然违背约定,二上华山,但是华山还是给了我惊险与惊喜,它依然那么险!那么美!让我终生难忘!华山,只有登临者,才能切身体会它的“奇、险、峻、秀”;大凡人世上的事情,只有经历了,才能体会世事的艰辛与不易。难怪伟人曾云:“无限风光在险峰!”

我的父亲母亲

爸妈请吃饭

□小米

我爸今年81岁,我妈73岁。上周,我爸我妈又准备请人吃饭了,这一向是庄重的,好比筹办一个大型会议,还要有一个完整的实施方案。

说到请人吃饭这件事儿,其实我爸是一个吝啬的人,不过我最终理解了他。他是苦水里泡大的人,心疼钱。我爸最反对的是到外面馆子里吃饭,而我是一个十足的吃货,常常呼朋唤友到馆子里吃喝,我和爸的冲突也集中在这里。

有时我把爸几乎是拉扯推搡着到馆子里吃饭,让他照着菜谱点菜,望着菜价,他就如老会计一样,在心里拨拉着食物原材料的价格、店家成本、利润等,这样一顿饭吃下来,心情就显得沉重。遇到吃后剩下的,爸也俨然不顾我的面子,如一个收拾酒桌战场的人,把啃剩的骨头、没喝完的汤也要一一打包回家。

不过近年来,我爸突然显得大方起来。他常在电话里吩咐:“喊你表妹吃个饭,约你表哥到某某馆子里喝板栗鸡汤……”我爸请客,我妈当然要拥护。我妈70岁过后,就彻底想通了。大彻大悟地说:“人要是死了,钱还握在手里不松开,有啥意思呢……”所以,常常是我爸列出一个请客吃饭的名单,我妈就是具体的执行者。

前不久,我爸要请老家村里的吴老汉吃饭。由头是,我爸和我妈上街,碰见了出门买高压锅螺丝帽的吴老汉,我爸居然



激动地拥抱吴老汉,抓住他的双手,如遇见久别的亲人,对村子里的事问个不停。我爸和吴老汉分别时,约定了周末请他在馆子里吃饭,好好地叙一次旧。

那天,我爸和我妈穿戴整齐,在馆子大门口迎客,我在一旁恭恭敬敬地站立。席间,我爸和我妈不住地给吴老汉老两口的碗里夹菜。我爸很少吃菜,一直和吴老汉亲热地唠嗑,说着当年村子里的事儿。

我的一些老表们,有的一年半载根本没法见面,即使见了面,也是翻翻白眼打着哈欠,无限倦意地应付着。但我爸我妈很是看重,爸对我说:“你们老表

之间,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,要把亲情延续下去。有一次,我爸请了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们吃饭,我妈还去馆子里一一开出了菜单,溜到厨房给几个厨子装烟,一再叮嘱:“味道拿好点,请的都是尊贵的客人。”那次吃饭,等吃饭的间隙,我爸还在深情地忆着旧,一大桌子人,都在低头玩手机,我爸没一个听众了,他叹了一口气。这时,玩手机的表妹抬头问我爸:“舅舅,你有微信吗,加我。”我爸摸摸头说:“这个,真没有。”一顿饭,吃得这样冷冷清清,一些言不由衷的虚情话,明显是在敷衍着我爸和我妈:“舅舅、舅妈,祝你们长命百岁啊……”我爸和我妈,离100岁还远着呢。望着一大桌人散去,留下我爸和我妈傻傻地坐在桌子边,他们耷拉着头,我妈在嘀咕:“还没照一张全家福嘛。”

我爸和我妈宴请的人还有:老街坊、小区大院在跳坝坝舞的大爷大妈,给他们送祖传药方的人,路上谈得投机的人……

前不久的一天去爸妈家,轻轻推开门,看见我爸一头歪倒在客厅沙发上,花白的头发甚是晃眼,爸打着鼾声,口水如婴儿呛了奶水流到胸前,我妈呆呆地望着电视……桌子上,是等我爸醒来的早已经冷去的饭菜。

我鼻子一酸,恍然明白了爸妈为什么要时常请人吃饭。爸、妈,你们内心孤独的黑洞,让儿子常常回家来陪你们吃饭,聊家常常填充吧。